

才子佳人的故事

中共學人非凡之愛

吳晗與袁震之的金石情

● 湯禮春（大陸作家）

吳晗這位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中共北京市前副市長，曾因一部《海瑞罷官》而舉世聞名，後遭毛澤東罷黜，清算鬥爭至死，令人慨惜。然而對於他的妻子，對於他的愛情生活，世人卻知之甚少。筆者最近從吳晗妻子的家鄉了解到他倆的感人的愛情故事真可以說得上是曠世絕唱。

病榻才女同窗才子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位於北平市養蜂夾道的肺病醫院，在一所灰牆斑駁的病房裡，孤零零地躺著一個二十七歲的女子。窗外蕭蕭的落葉並沒有使她清瘦的臉上呈現出消愁悲苦的神色，她那雙明亮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她正透過窗外仰望著藍天

的流雲，追憶著她那青春的足跡……

她叫袁震之，出生於湖北光化縣（今老河口市）袁沖鄉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父親知書達理，為人正直寬厚，十六歲就考中了秀才，成為當地人人傳頌的才子。家庭良好的教育使得她從小就反對纏足，成為一個追求民主、追求進步的新女性。五四運動爆發時，十二歲的她就舉著小旗來到老河口的街頭遊行，並把自己平素積攢下來的壓歲錢全部捐獻給了「國貨維持會」，以抵制日貨。

一九二一年，袁震之考入了武昌女子師範學校，深受董必武、劉子通、陳潭秋等幾個老師的影響，不僅學識大為長進，思想更加活躍。一九二二年，武漢一些著

名的婦女界人士發起組織了「女子參政協進會」，邀請袁震之參加。在起草宣言時，很多有大學文憑的女士不敢動手，而是推舉思想活躍，文筆鋒健的袁震之起草。

袁震之覺得這是個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好機會，便欣然接受了。只見她略一沉思，便當場揮毫一股作氣地起草好了《女子參政協進會宣言》。這個宣言慷慨激昂、旗幟鮮明地道出了反對封建、提倡民主、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很有中輻雄風。宣言發表後，許多知名人士都以為必定是出自名家之手，當了解到出自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少女之手時，都大為驚嘆！

一九二五年，袁震之在武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以優秀的成績考上了武漢大

中學歷史系。因交不起學費，只有返聘到武昌女子師範任教。她一邊為生存而奔波，一邊繼續求學。一九三〇年，袁震之年華二十三歲了，當時像她這個年齡的女孩子都早已成家，而她卻又考進了清華大學，一門心思要鑽研學問。由於她聰明伶俐，一進清華就顯露了她的才華，成為清華園中有名的才女。一九三四年春，就在她行將以優秀成績畢業這一年，她卻由於學習

太刻苦而生活又太艱苦染上了肺病。由於病情嚴重，她臥病太久，清華大學不得不取消了她的學籍。她並沒有因此而消沉，在病床上一邊頑強地跟病魔搏鬥，一邊仍博覽群書，希望有一天康復了，把自己學到的知識來報效國家。

清華校長蔣廷黻和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的青睐，都爭相要他畢業後留在母校清華大學或到北京大學任教。

袁震之含笑嬌羞地問：「吳先生，聽說連胡適之先生都要聘請你去北京大學任教，你去嗎？」

吳哈答道：「胡適之先生的學問人品我是仰慕的，可是我是清華培育的，首先應該為母校效力呀！」

心有牽繫漸生情愫

蔣恩鈿說：「吳先生已正式被清華大學聘請留用，蔣廷黻校長十分器重他，免了助教這一臺階，直接破格聘請他為教員。」袁震之欽羨道：「吳先生，你真是春風得意啊！」

吳哈謙遜地笑道：「哪裡，哪裡！袁女士過獎了！」接著，袁震之就提起吳哈發表過的幾篇論文，吳哈驚異道：「你看過我的那幾篇拙作？」

自這一次見面後，吳哈對袁震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不到袁震之這樣一身患重病的人，對生活還是那樣豁達樂觀，特別是她的博學強識就是在飽學的男士中也少有。不知怎麼吳哈心裡再也放不下這位身臥病榻的女才子了，隔幾天就又到位於養蜂夾道的北平肺病醫院去看她一次。每有新的學術著作也拿去讓她指點評介，每一次從醫院回來，吳哈都興奮不已，不僅是對他的學術研究大有裨益，而且有一種喜逢知音的歡娛感。

有一天，袁震之的好友蔣恩鈿到醫院來看她，身後跟著一個儒雅的年輕人。蔣恩鈿向袁震之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吳哈。聽說我要來看你這個才女，他便自願跟來了。」

吳哈就叫袁震之的談談對那幾篇論文的想法，袁震之也不婉辭，侃侃而談起來。由於她學識淵博，又受過中共元老董必武、陳潭秋等的影響，接觸過歷史唯物主義，發表的見解獨到，令吳哈這個一直關在

漸漸，吳哈對袁震之產生一種難捨難分的愛慕之情，但他又深恐袁震之婉拒自己，不好當面貿然向袁震之啓口，便託蔣恩鈿向袁震之轉達了對她的愛慕之情。袁震之得知後驚喜不已，她對吳哈的才華學識也是十分傾慕，她想不到吳哈這位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佼佼者會看中自己這位病臥在床，況且比他還大兩歲的大齡女子，袁震之儘管對吳哈十分有好感，但她又

紅粉知己相見恨晚

對吳哈這位同屆的同學，袁震之早有所聞，他是清華歷史系的佼佼者，尚在讀書期間就發表了一批有影響的論文，受到

袁震之的含笑嬌羞地問：「吳先生，聽說連胡適之先生都要聘請你去北京大學任教，你去嗎？」

吳哈謙遜地笑道：「哪裡，哪裡！袁女士過獎了！」接著，袁震之就提起吳哈發表過的幾篇論文，吳哈驚異道：「你看過我的那幾篇拙作？」

不願以自己的重病之身拖累這位才華出眾前途遠大的學子。於是她強忍心中的感情，婉言謝絕了吳晗的求愛。

當蔣恩鈿向吳晗轉述了袁震之的婉拒

後，吳晗明白，袁震之是怕連累自己，由此對袁震之更是傾慕，也更堅定了愛袁震之之心，他往醫院跑得更勤了。袁震之在病榻上費盡心機地想法打消吳晗對自己的念頭，吳晗每一次都一笑了之。爲了使袁震之不再饒費口舌，有一次吳晗在病榻前莊重地告訴她：「不管妳態度如何，我是鐵了心，這一輩子非妳不娶的！」

吳晗短短的一句話使袁震之這個一慣好強的女子也熱淚盈眶，她知道吳晗不是輕浮之人，說過的話就等於撒下的種子，再勸他也是白勸，只有默默接受了。吳晗見袁震之已被自己的話打動了，心格外興奮，趕緊跑出去買了一束鮮花送到袁震之的面前。

肺骨結核兩病纏身

然而不久後袁震之又臨災禍，肺病未癒，又被查出患有骨結核，被一幅石膏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而吳晗則更是青雲直上，又被清華大學

破格升爲教授。這一天，當吳晗又來到醫院看袁震之時，袁震之苦笑道：「我有可能終身癱瘓在床，吳先生還是好自爲之吧！」

吳晗理解袁震之此刻的心情，寬慰她道：「我的好自爲之就是到醫院來陪伴妳！既然妳已經答應了我，就不能再生悔意，我同樣也會至死不渝！」

爲了幫助袁震之減輕固定在病床上的痛苦，吳晗到醫院來得更勤了，每次來，都有意跟她談一些她喜歡的話題。由於袁震之是固定在一個高高的病床，吳晗只有站著和她交談，一站就是幾個小時，袁震之就笑著勸他：「就坐著和我談吧，難道怕我俯視你吳先生！」吳晗也幽默地說：「妳不是主張男女平等嗎？我只有站著才能和妳平等相處！」

吳晗知道袁震之是個窮學生，有一段時間因爲交不起肺病醫院的住院費，只有搬到四太安候胡同的一個小屋裡自養。爲了幫助她治病，他每月都要從八十元大洋的新水中拿出一半來接濟她。袁震之起先不願接受，說知道吳晗因父親去世曾找學校借了三百元的債，他目前還要負擔弟妹的讀書。其實吳晗心裡明白，這是袁震之

有意找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袁震之那知識分子的性格，不願接受別人的施捨，於是吳晗便想了個主意，叫此刻和袁震之住在一起的姐姐袁溥之幫他抄新著《李朝實錄》，四十元大洋作爲抄稿的報酬，這樣袁震之才算默許了。

不久，袁震之的妹妹袁熙之也來到了北京，吳晗又介紹她到交通大學當了圖書管理員，每月有六〇元大洋的薪水，這樣才保證了袁震之看病的費用和三姐妹的生活問題。

誠摯追求傳遍校園

吳晗熱誠執著地追求一個癱瘓在床的大齡姑娘的消息很快在清華園傳開了，大家都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憑吳晗的才華和知名度，找一個年輕貌美的大家閨秀易如反掌。也曾有好友帶著滿腹的不解問過吳晗，吳晗卻認真地答道：「袁震之是有病，且是癱瘓在床，可是我喜歡和追求的她是她的人品、學識，她的人品學識並沒有癱瘓，而照樣熠熠生輝。」

確實，吳晗每次和袁震之談話，就不像和一個病人交談，而感覺就像和一個同窗學子、好友知己在親切娓娓而論。有一

次，吳哈在和袁震之討論一個學術問題時，吳哈引證了他當時十分佩服和敬重的胡適之的觀點，但這個觀點被袁震之駁倒了，吳哈在袁震之的旁證博引面前不得不心悅誠服，袁震之看著他那笑著低頭不語的樣子說：「你怎麼老是在胡適之面前矮三尺呢？」吳哈聽了抬起頭來哈哈大笑地說：「那麼，我在你袁震之面前就矮了一丈！」

吳哈在北京找了一位癱瘓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的消息傳到了他在浙江義烏鄉下的母親，他母親心急如焚，立即從義烏鄉下千里迢迢趕到北京，勸說吳哈放棄這樁婚事。吳哈耐心地跟母親解釋，極力稱贊袁震之的人品學識，母親見兒子愛得如此之深，並聲言他除了愛袁震之以外不會再愛別人，只有帶著複雜的心情回鄉下去了。

關山阻隔魚雁往返

正在吳哈和袁震之熱戀之時，抗日戰爭爆發了。蘆溝橋事變後，北京各大院校都開始外遷，吳哈也應雲南大學之聘要到昆明去，他很想帶著袁震之同去，可是袁震之此時病情雖已穩定，但還不能下地行走，爲了不拖累吳哈，決定自己暫時留在

北京。兩人只有依依惜別，吳哈深沉地說：「我這一去雖關山萬里，但絕不會忘懷妳，也絕不會移情別戀！妳要充滿信心，戰勝病魔，爭取早日康復，一旦妳能下地行走，我就來接妳到昆明去。」

袁震之也情深意切地說：「你放心地去吧！我一旦能下地行走，一定會想法飛到你的身邊！」

吳哈到昆明去的路上，沿途每到一地就給袁震之寫一封信，報告自己平安的訊息，以免病床上的袁震之牽掛。在昆明教學期間，吳哈除了每月都照常給袁震之寄去生活費外，每隔幾天就要給她寫一封熱情似火情真意切的信，鼓勵她戰勝病魔，每一次的來信都使身在敵戰區而又孤獨於病床的袁震之感到了溫暖，充滿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給吳哈回信也成了她最大的快樂。她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盡情傾匯於尺幅之上。一封封兩地情書飛躍著關山重

重，把昆明和北京的兩顆心緊緊地連繫在一起。吳哈對袁震之執著的愛情像一副天下最好的良藥，使得袁震之一天天康復起來。一九三九年春，袁震之終於能下床行走了，她萬分欣喜地給吳哈去了一封信，並決定立即動身去昆明。五月，她在姐妹

吳母苦勸仍不動搖

吳哈攙扶著袁震之來到昆明後，讓她拜見了自己的母親。吳哈的母親見了在病床上已熬得蒼白乾瘦、且仍要人攙扶的袁震之後，十分難過，特別是在她了解到袁震之因病不能生育後，更是五內俱焚。這天，她把吳哈特意喊到一邊，痛苦流涕地說：

「這個姑娘端莊大方、彬彬有禮，是個好姑娘，但她已病成這個樣子，又不能生育，你怎麼能同她結婚呢？只要你答應不同她結婚，我可以把家鄉的房屋田產全部變賣了替她治病，替你盡心！」

吳哈也含著熱淚地說：「母親大人，我和袁震之的關係不是因她病而生同情而能盡心得了的事！我們是真心相愛！是因爲我們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沒有她，她也沒有我，這種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世上任何東西也替代不了的！」

吳哈殷殷泣血的話語最後終於打動了

母親的心。

爲了照顧大病初癒、尚生活還不能完全自理的袁震之，身爲西南聯大名教授的吳晗自己動手做飯、洗衣、挑柴、買米；晚上他把袁震之扶上床安寢後，才開始揮毫著述。

儘管忙得不亦樂乎，但吳晗心情卻格外快慰，特別是每天晚飯後，他都要攙扶著袁震之去散步，倆人在鄉間的小路上，在夕陽的餘暉中，情濃濃意濃濃，與天地同樂。

在吳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之漸漸可以自己走路了，漸漸地也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的生活，漸漸地臉上有了紅潤之色。

昆明結婚最佳助手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春城昆明，金桂飄香、姹紫嫣紅，不是春天勝似春光，而立之年的吳晗和年已三十二歲的袁震之在經過種種磨難和深沉的心與心的撞擊中，終於迎來了人生的春天，他們長期用心血澆灌、培育的愛情之花終於結果了，他們在簡樸的小屋舉行了婚禮，向世人昭示了愛情的偉大和力量。

結婚後，袁震之覺得吳晗的歷史研究

是推進人類進步的一種動力，於是她放棄

了自己的學有所長，一心一意充當了吳晗的助手，一邊精心照顧吳晗的生活，一邊爲吳晗的文章潤筆騰寫，吳晗終於成了全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邊有這麼一位學識淵博、見解獨到、默默無聞的家庭學術顧問。

吳晗曾經說過：在我的每一篇文章裡都有袁震之的心血。

吳晗還曾說過：袁震之對我傾向共產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經袁震之的介紹，吳晗認識了董必武，開始了爲共產黨工作。

文革挨鬥苦命鴛鴦

中共進入北平後，吳晗參加了北京市的領導工作。有一次，北京市軍管會的幾位領導爲北京市的籌建工作而飲酒慶賀，吳晗由於太興奮太激動而大醉而歸。第二天還昏昏沉沉，不能自持。吳晗原來決定這天和袁震之商定一篇文章的，結果泡了湯。

從這件事上，袁震之想到了飲酒過多而誤事的問題，於是她提筆給軍管會主任聶榮臻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從吳晗飲酒過

多而誤事，想到其他領導切莫飲酒誤事的建議。

聶榮臻看後，十分高興，稱讚吳晗有位好夫人。這是袁震之同吳晗結婚後唯一的一次干預外事。

中共建立政權後，袁震之仍然放棄了可以到大學當教授和到大機關工作，依然默默地爲吳晗整理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當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吳晗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擔心袁震之因此受到連累，勸她回到光化老家隱居起來，袁震之卻堅決地說：「即使天塌下來，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們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一九六九年春，當吳晗被迫害致死，袁震之悲痛欲絕，每天抱著傾注他倆心血的《宋史》面壁而立。在默默地整理完吳晗的遺物、著作後，於他倆結婚三十周年那天，自盡追隨吳晗而去了。

春風一展十年去。一九七九年，吳晗和袁震之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舉行。吳晗和袁震之一起重新走進了人們的心間。特別是他們那一段堅貞的愛，將不朽於青山綠水間！